



績學堂文鈔卷六

宛陵梅文鼎定九甫著

孫穀成循齋甫校梓

行略 祭文 銘 箴 贊

梅節母行略

節母姓鮑氏鼎高祖南溪公母弟黃州通守嶧陽  
公孫奭祚妻也鮑寧國縣著姓父汝士祖志三皆  
名諸生明天啓初春二月訛傳將采民家女充掖  
庭江以南盡譁女有容儀者輒昏以避選其不及  
年者則送之壻家母以是來歸年方二七姑王氏



女畜之將涓吉以成禮而奩祚幼失怙姊壻已氏  
襍穢以妄聽妖覲詛魘人獲罪於其族族之人乘  
其兩兄之歿脅而分其田秋奩祚往爲姊收穫遭  
羣毆歸咯血旬日不能起垂涕告其母曰兒死矣  
其忍以就木之餘名少女爲妻乎其速歸之母以  
語節母節母不可曰是何言旣受父母命來歸又  
昇而返不其辱我先人乎其不能成禮命也倘有  
不諱當侍姑老死此數椽中他不忍聞也言訖泣  
然姑感其義遂不復強奩祚尋愈冬十二月告廟

合鬻焉明年疾復作俗工誤投鍼筋錯而攣骨痠  
兩足廢不用母煢然上奉孀姑退則謹候奩祚動  
息涼燠食飲藥餌十餘年無怨怠無何姑及奩祚  
先後歿產盡於鑿子女在襁褓而外又無親戚可  
倚仗母蚤暮紡織縫紉衣襪組履易粟自忍饑以  
哺遺孤非其力雖絲粒勿以受有繼之薪糗則以  
女紅當其值焉今年七十有六蓋積五十年而操  
作未嘗一日懈方崇禎末旱蝗洊臻米踊貴盜起  
民流雖素封家不能保母以二十四稱未亡人徒

手育三穉兒火不舉者屢矣宗姻憫之咸多方諷  
母母以死誓莫能奪嘗大雪數尺抱兒告糴於鄰  
鄰貸之粟且歎息傳語之以謂歲月之遙遙莫可  
知也而時事益艱與其弗能終無寧蚤爲計母聞  
之泣覆其粟雪中去每中宵倦欲則益奮勵以針  
自砭出血曰若不憶告糴時乎不自力燕所得食  
長爲所笑矣雖冬夜無火手足皸瘃僵凍不稍休  
嘗曝被或疑其重詢之則猶奭祚時物也蓋朽絮  
敗麻苧歲以相纍綴焉姑性卞急難事母能得其

歡姑爲嫡子居守得疾危甚母泣顙神口齧左股  
肉右手持利剪剪之雙目忽暗若有助者肉墮几  
上躍而動取寘栝中猶蠕蠕不已急縷切作羹盛  
之瓶而楮冪之加鐵焉自持餉姑遇环玦於門卜  
之藥宜病乎曰死者卽起生者將逢其怒母含淚  
私祝以喜至則姑舌縮不省人矣擡而坐進一匕  
遂能言自索筋盡啜之怒其少也詎之如环玦者  
言輿而歸自是彊健又五年而卒初奭祚病劇時  
四肢盡瘡瘍作楚呻吟達旦鑿謂不治母亦割股

而飲之諸苦如脫兩創處皆無血以香燼盪之嘽  
嘽作蟬聲皆不數日而瘕平嶧陽公有惠政於漢  
陽生四子孫枝衍盛戶部郎無華公其一也不數  
傳或有無後者節母以一女子茹荼自立昏二子  
嫁一女有內外男女孫與諸宗鼎峙嘻不可謂無  
天道矣

論曰甚矣例之域人也旌典以年未三十守貞至  
將六十猶存而無改操者許建坊而志乃不傳生  
存何耶豈非以令甲須覆覈而鄉評歷久彌真故

無論男女率以蓋棺而定與且夫之死而靡他者  
貞婦之所得自爲也由是而其孤成立或以大其  
宗蓋有天焉貞婦而得孝子以爲之顯揚聲施後  
世誠所大願若以伶俜枝拄僅能存一綫之緒於  
將微此其事隱約而功實鉅其爲難亦倍綱常天  
地之所以不敝乃往往男子去之而婦人存之富  
貴者忘之而貧賤守之固立言君子所不欲聽其  
泯沒者矣康熙丙午丁未間梅氏族譜成曾破例  
書母節孝事衆以爲公癸丑癸亥兩修郡志限于

續學堂文集 卷六 四  
例不獲載當事者哀其苦節貧不能 上達也特  
書額榜其閭且錄其實藏之所司爲他年載筆地  
某乃述其略用告來者俾有所觀感而興起焉康  
熙癸亥七月族孫文鼎述

祭施侍讀愚山文

嗚呼維公碩德表正邦俗天不憖遺騎箕胡速公  
歷中外風徽穆穆游涉清華訏謨黼黻合譽永終  
宜家及國存順沒寧反躬良足所憾江城隕茲喬  
木麻姑之麓宛句之濱丹旆言旋童麥哀吟矧辱

知交誼重情親惟公至性實稟家學嫡嗣盱眙遠  
宗濂洛贈公純孝行媿曾史亦有賢叔因心則友  
爰及於公如醇益旨一門之內雖離怡怡少長無  
間執禮敦詩源裕流清根蟠實大發爲高言度越  
時代筮仕秋官比附明慎日暇心休頌容嘯咏  
特簡司衡講學東魯甄才興行蒸蒸復古分轄湖  
西以教爲治反側解散噓之元氣白鹿金牛修廢  
舉墜十載里閭事叔如父親串過從交皆布素把  
酒論詩不知貴倨林居平淡若將終身徵書異數

敦迫乃行宏博登庸優游禁苑授筆大官網羅靡  
倦明史手成七十餘傳中州典試矢志公明正已  
率物規約羣遵程式有則高懸國門嘉命重申

帝典斯述聞望攸隆竚公啟沃 寵注日新玉樓

遽召歲豈龍蛇厄乃吾道尤可痛惋伯子明經才  
奇年壯績學修身憂勞不起地下從君酷哉彼蒼  
不弔頻仍憶昔追隨時聞緒論日擊道存宣昭義  
問感公念舊更篤友生才彥後起公借以名短翮  
乘風俾就騫騰方靳聯步仰佐休明何公弗待竟

赴修文嗚呼公歿京邸奔訃同官名儒英俊爲公  
視含元老巨公致奠作誄述行銘幽千秋洵美生  
榮死哀俯仰奚愧讀君遺筆晝夜通知翛然去來  
何慮何思惟善其生乃善其死生平所獲此足觀  
已嗚呼橋峙雙溪山來北郭顧瞻前後一何曠邈  
江河之逝汨汨波翻公今復往孰砥其瀾能無對  
此出涕潛潛嗚呼公文在世公愛在人靈爽於昭  
公其儼臨醜酒陳辭鑒此微忱嗚呼痛哉

祭汪仲熾文

鳴呼真友希逢精修罕遇至詣闡成中道窘步天  
耶人耶孰明其故能不傷悲涕零如雨於惟仲熾  
學有淵源恂恂鄉黨行顧其言在昔盱江六邑有  
會寧特承流恃君數輩舉世滔滔諱言學道性命  
微言聞皆失笑君能肩荷善尊所聞道勝而腴耆  
艾聰明厥貌如愚懷珍被褐玉醴薰蒸竚餐金液  
嗚呼難信難行實惟茲事弗求胡獲弗行奚至余  
實凡庸聞道若亡如蠶自縛欲出無方君洗以善  
道存目擊而今已矣疇箴予溺君嘗語余及是偕

行勇絕諸緣往卽良朋昨歲書來謂將北上匪榮  
雞肋用息鹿鞅從此棄家就余柏枿跡溷樵牧其  
樂靡厭捧函三歎慚余鹿鹿豫擬合并導我迷谷  
寧知永訣天平何速嗚呼天不愛道而獨君靳魔  
豈道生分或有定遙遙燕臺爲程數千憑軾安驅  
尚怯風前君乃徒行重趼至彼廷對雍容文辭洵  
美強固精明良足徵已歸程多暇寧乏舟輿乃亦  
曳履坐憊長塗干將之鋒以剗虀甕連城夜光斃  
砌爲用半生勤忠崇朝而畢臺成一簣里半九十



續學堂文集卷六  
天實爲之咎將誰執嗚呼數君學行醇備靡虧離  
塵遠俗矚然不滓逍遙去來可謂全歸哲嗣敦樸  
克傳詩禮君於守待亦罔憾矣獨此區區未畢君  
志垂成輒止使我心痲我有穉孫締好君門而我  
之慟匪以朱陳憶余去省君適旋里命兒視君君  
曰必起江水悠悠飯含未視心淚幾何而能堪此  
嗚呼雨雪楊柳年光旋變宿草欲青淚珠重濺君  
之精進厥終尚艱作輟如余復何冀焉靜言思此  
能無涕漣我聞道人機有生熟縱有隔塵志堅能

續君今觀化茲因不昧用陳蕪辭庶鑒微意尚賜  
提撕警余墮廢嗚呼尚饗

哭從弟中伯文

嗚呼痛哉我中伯遽如是終耶以君之學通經史  
才擅雕龍萬斛文源倚馬可待取青紫固當拾芥  
卽不然而書記從軍亦得稍展其抱負顧乃白首  
諸生屢困場屋又以才高見嫉龍性難馴至覓一  
館穀之地而不可得天乎何厄君之甚耶十年以  
來獨行踽踽遇益窮而守益堅終不肯受人憐因

續學堂文鈔卷六  
人熱惟往來於荒村里塾如木鐸之周流後生經其指授皆以能文然皆意至而來興盡而返未嘗終數時淹也邇者 國家右文興復古學謂比偶之表判不足用而改用詩篇如唐試帖之制竊意君得意之期其在斯乎而吾家之義塾適將落成吾方欲延君爲學者師以大興詩古文詞以復我前輩嘉隆間之盛事君亦磨礪以須取唐人排律而註釋之將以便初學特來告我云已註成數首不旬日即可成書而言猶在耳遽爲天所奪嗚呼

痛哉君多怪少可而獨暱就余蓋氣味相同非獨以羣從親也吾雖十年以長而所資益於君者甚多也吾既老不能出遊城郭中亦不時至所比鄰朝夕相依君一人而已每君之出則徬徨如失手足而不謂竟先我而長逝耶吾有言誰與聽吾有疑誰與析吾有作誰與定耶家課誰與與後生好學者誰與倡率耶嗚呼痛哉君一生獨行其意至死不回孔子所謂志士不忘溝壑者君其有之亦何憾哉獨是君所爲詩文走筆千言隨手散落庶

將收拾其僅存者謹爲護持以待表章是余輩後  
死之責矣吾耄而衰頹不能自哀其集安能爲君  
然此意不敢忘也庶存此意使後之人爲之乎君  
其不昧尚鑒余衷耶嗚呼痛哉

王太夫人祭文

代

名世挺生必稟母德如彼棟梁厥產山澤山澤虛  
涵以毓國楨鞠育教誨功並生成天佑碩輔亦佑  
其母眉壽考終遐福亶厚惟太師母世胄名門上  
下和敬家無間言中饋克相儀始壺內其稱未亡

徽音克煒惟我夫子時方數齡惟侍御公友于情  
殷勇割愛息以爲母子母實恩勤出腹如已織紉  
誦讀彤影相依撫摩顧復曾無瞬離有時稟命暫  
歸省侍母輒倚閭盼望垂涕慈仁深浹義方是圖  
以母節操爲師楷模於是侍御起家經術鴻辭麗  
藻藝林傳述訏謨底績敷奏登庸兼三不朽爲時  
所宗師受母訓力紹家學早歲蜚聲巍科踵綴薦  
歷清要典試兩闈取材鄧林甄拔靡遺辰告遠猶  
文章經國美在其中發於事業爲川舟楫爲夏霖

雨在周旦爽於唐臯禹凡茲勲德淵源胎教又嗣  
貞母薰陶有道良金產南復入良冶質醇氣備能  
無鑛邪客歲之春喪姚太君師歸襄事母時八旬  
方幸瞻依朝夕寢膳含飴高堂兒齒善飯 帝思  
良弼起公於家晉位中丞馳驛拜嘉孝子依戀忍  
去慈幃母曰君命往哉勿疑庶幾顯揚以忠成孝  
誰期婺星遽隱西曜在母懿德比貞松柏天年上  
壽寵命三錫倏然去來無疾令終五福旣備疇則  
能同我師苦塊亦侍嚴親省覲悲歡用慰趨庭惟

是蒼生殷勤待澤眷注方隆爲母銜卹某忝門墻  
休戚匪殊聞哀愴悼能勿漣如王程罔稽未遂奔  
哭聊申蕪辭以佐芻束絮酒在尊楮帛旣陳母其  
有知尚鑒遙忱

祭劉母文

代

嗚呼天奪吾母矣乃復奪吾伯母耶吾喪吾母無  
以生爲矣乃吾母未葬而伯母又繼之亦何辜於  
天耶世之結交者衆矣惟我起潛長兄磊磊落落  
少所許可而獨與吾善其視吾猶一人也視吾母

不啻母也吾升堂而致敬伯母之愛吾不啻子也  
吾兩人真如一母之子吾兩母真如一人之母也  
兄南行而見吾母吾母見兄如見吾也兩母時相  
寄問雖千里如一堂焉吾羈北方不得時時侍吾  
母獲侍伯母如吾母焉吾之不德吾母見背而伯  
母悲矣兄之所以哀吾者靡弗至矣吾方風木銜  
悲經營宅兆庶幾於服闕之後匍匐北行稽顙痛  
哭於伯母之前以訴吾母之勞瘁而今已矣嗚呼  
豈不痛哉以兄之賢養生送死無所不竭其力誠

孝之感用致良榘以奉二人而又分其餘以及吾  
母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寧惟吾子若孫銘之世世  
凡有母者皆感之也有子如兄伯母其可以含笑  
於九京矣又况二難競爽孫曾環列振振繩繩伯  
母之令德壽考親見後裔之盛且賢夫復奚憾獨  
是吾之不孝不德昊天降割吾母之含而不及視  
既不可以爲人矣吾母之窀穸未定而伯母繼徂  
竟不獲泥首幃帷拊棺一慟抑又何以爲心乎嗚  
呼我母之劬惟伯母知吾失吾母猶伯母依天之

厄我相繼我違如痛重灼心魂驚飛音容匪遠展  
哀何時燕山北首黃河東之河山有窮此恨無期  
和淚瀝哀靈其鑒茲

先王父研銘 有序

嗚呼此先王父所遺之研也先王父棄小子鼎十  
有一年矣憶先大人教小子初學爲文時王父年  
且八十每旬三課王父命題必二塾中晨起注水  
研池拂几席未定班班然聞叩門聲則童子以題  
紙下手書也亭午童子至問課畢否自屬草至文

成督促者屢相錯大風雨無間彙脫呈塾師閱定  
亟持去呈大人再呈王父王父嚴不輕假許可余  
小子置文研北屏息侍閱一二語略合似首肯者  
覘知望外矣已色和進而教之發揮題旨出所藏  
刻作以示令諷誦畢徐與辨定當否小子益自喜  
聞所未聞也已命筆蘸研間於所課文中間作濃  
淡點幾十數處不等或句住處加之一圈文首加  
點一二亦或一圈最難得文尾作大字不滿十寓  
激勸如是而已爾時小子奉而退拱壁不啻也是

時大人於小子亦嚴終歲閉之家塾從一先生別無他同學門無襍賓酬對益簡日授書有程新奇可喜龐雜之好不得至其耳目惟專習所業求得當塾師暨父王父意已而鼎泮游時年十四王父撫之曰余家於宣固衣冠族余先世則農而士及余之身而老一經貳巖邑無所發舒爾父又老諸生爾勉之自是以後稍稍能自課所以督課亦稍稍緩每月終則哀集所爲文上之大人大人上之王父以取進止歲甲午王父沒大人畀此研余小

子大人以家多難薄遊四方不數年亦相繼沒悲夫悲夫余小子煢煢在疚護遺書奉此研周旋十餘年來所成就大略可知也爰泣而銘之以自勗  
銘曰

石一片自爾祖爾何修繩厥武德惟一罔不吉吾師乎介於石

靜室銘

有序

余仲弟文鼎素耽靜其讀書城南靜室余嘗爲文送之室遠城可半里址高阜與城堞相望左右諸

岡錯峙前有澗環之深二丈許俯澗外平處迤而上附城隅皆市廛闐闐千餘家支木橋跨澗纔一人通而爲郡東南入出孔道橋之南道左叢薄間籬落周布圃畦縱衡一僧食力無求人亦罕至竹木四映仄徑斜回松風乍鳴積葉恆滿屋數椽不高頗整潔屋內金蓮花共佛三自外無長物頗閑雅而弟與懷叔下榻其中柴關晝掩牕虛日明琉璃夜懸研席如水又頗窅然以遠寂然以深余過而樂之謂弟曰室靜洵不負人尚勉之於茲室

其母負乃作靜室銘

銘曰動自靜來靜由動顯苟無動者靜亦何有離動得靜動者汝心安有離處愛靜求靜靜卽是動以有著故至人無著亦無所靜無靜之靜是謂常靜儒者習靜當于動中存不動體食息提撕乾惕戒慎日與動俱此中惺惺動且不動而况其靜是謂主靜主靜立極天地爲室

日晷銘

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化國舒長惟君子之錫福



又

赤位知時黃周紀歲歲圓象天位方法地準以垂  
綫方圓易置觀此洗心益我神知

又

度紀周天珠懸一黍亦中亦西自我作古以貺哲  
人惜陰爾許

星晷銘

日軌歲周天行時改用星推日知其所在無愁長  
夜有斯不昧

又

以星測日圖南於北在夜知時孔昭無忒惟君子  
之闇修萬邦為則

又

黃道右升赤經左歷天步環周中宵不息伊誰詰  
人仰思繼日在闇而章與天無極

又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繼之以夜媚我幽獨

又

續學堂文金 卷六  
盤運如天標常指日北斗南辰視掌斯秩火滅脩  
容相在爾室

襍銘 有序

余既銘王父研因念古者盤盂几杖蓋無往非省  
存也矧余小子乎作諸銘如後

座隅

天依形地附氣渺余躬參二際呼吸氣舉足地俯  
仰間求自對

又

座擁羣書南面不啻息心其間羣書可廢敢謂坐  
忘庶幾集義

又

布袍適體瘠土可耕澹泊寧靜毋搖爾精無求謂  
富無辱斯榮

又

窮萬卷何如守一言矜衆長何如祛一短

花瓶

召祥者和解凍惟春相彼花瓶寓目忘嗔

續學堂文鈔卷六  
筆

筆之未下筍中之竹節節悉具當其時下水出瞿塘滄海東注欲下未下神凝目睇引滿審固意之所至急以筆從如形有影隨其曲折變化萬端而無弗罄今與筆約但適爾性無枉爾徑爾權斯正

又

心正筆正古人有訓作字必敬

又

言可行斯德音行可言無汗顏

課所

賦名六合斯之謂愚何以攻堅悉銳一隅十二力取十五勢舉留彼三分以還朴純

研

惟不動爲動君惟不用用以成渾且厚拙且恆深有功於斯文

墨囊

天之蒼蒼其色邪日月星河之相摩而益新其德邪千言萬言用子少許已足何不竭邪惜當如金

寶當如璧彼叨叨者凌襍斗筭又足為子褻邪

又

知其白守其黑不可窮者五色而莫我能忒

又

生於火成以水火水合體生生不已與斯文乎終

始

格眼

格者合也格者至也格者各也各至者合之而罔不至也

又

或印之裏圭角渾成或映之外峭厲嶙峋印者從物模有時圯映者從我所謂絜矩

銅水注

不溢故容不傾不溢惟爾之骨重神寒故淵泉而時出

硃匣

維朱與墨天地之雜二者相得其用乃出千古之人才於焉黜陟聖賢之經傳聽之批閱敢勿敬乎

斯一點一抹

筆筒

筆偃蹇爾則植之筆縱橫爾則束之靜倒向天動  
順向地吾寫吾意

書簾

庖犧立象一畫盡意虞帝傳心十有六字溯流見  
源由本貫末反約何從博學詳說

又

遺書飽蠹何以對父棄實阻華不負書邪

又

能作自己觀許爾判斷古人能作古人觀許爾判  
斷自己

又

亦有書淫亦有書癖涉獵徒勞寸陰可惜

又

以悅耳目差賢博奕以資筆舌身心何益

算盤

交深則食留極乃逆當其動可以數得數窮萬一

弗窮寂不動籌策安從

又

後位十當前位一一有十也下位五當上位一一有五也後之上位二當前之下位一一有二也是故上位二二各有五也下位五五各有二也二者氣也五者行也二五交萬化出也一者太極也二者二其一五者五其一十者十其一通于一萬事畢也上位二而用者一也下位五而用者四也數有十而用者九也一常不用惟不用故常用也

又

嗚呼天地莫違者數也而况於人乎

尺

累表致遠覆矩鉤深不爾自度物安從正

等秤

千鈞之衡至萬鈞而失則見大難也銖兩之制至累黍而窮則取精難也

斛

盈於量人則槩之虛可受人則益之

斗

愚聞之師斗者天之號令惟其信所以神與虞典  
曰同魯論曰謹同非一家一鄉之所能知也而敢  
弗謹與十升之器不知於故府之法何如也雖然  
此余受之高曾可以自信者其可寶孰甚

方倉

平方積百立方容千忽微差謬廉隅不全

鏡

圓孟無方冰直行寧曲景莫負爾須眉惕然常內

省

扇

寒動不生寒而生溫熱動不生熱而生清斯其爲  
大復而大勝邪吾於是而得養生

又

高視疾揮爾乃過眉雖則過眉人之所指澄神平  
氣清風徐引事半功倍

又

有其具舒之卷之苟無矣舒卷奚施

又

備吾忘質所疑紳若笏爾兼之

茶具

七椀風生蕭然氣清俯仰太空纖翳不侵

酌具

微醺毓神三升益膽天地網緼太極未判

藥裹

於戲夫孰知安樂之爲賊而瞑眩之爲德

又

醫國於民養體於心標本之間聖賢所欽

又

藥猶兵也佳兵者不祥之器

竹屏

不能立其能行不能堂詎能室

碁枰

制勝不敗置身局外

吉閣研銘

有序

觀行堂主人雅好古翫而自負精識所藏鑪研諸



器每自詫爲希有雖賞鑒家不輕以示一日出一  
古研曰數百年物也蓋古之善書者愛之以之爲  
徇而復出於人間故其蝕乃爾研之長可四寸許  
闊如長五之三高如闊七之四足缺於蝕九之二  
研之面與池幸不深蝕楞郭特周好如故試之墨  
則大發墨異於常研於是有善爲研者武氏一見  
驚喜爲之作紫檀牀以薦之就其缺足齟齬均埴  
巧轉無隙如完研焉主人謂余盍銘諸余惟文字  
之具研爲最壽顧以惜之之深而至以爲徇乃遂

以蝕焉而至於缺蓋塵壤者不知其幾何年也然  
今以蝕且缺之故信其爲先代之珍益爲人間所  
寶重黃帝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  
害生於恩此足以觀矣且夫恩且害者人之所以  
目研而研無所知也故其天特全不以蝕損研之  
旁有行書字三中一字漫滅不可識識其上下兩  
字曰吉閣因命之吉閣研而爲之銘武氏曰以吾  
所見研之奇古吾倣而作之皆可亂真惟此研之  
蝕痕不可以僞武氏者溧水人雲名字長龍能鐫

碑不用書丹臨其字刻之形神不失累黍  
銘曰蝕者形不蝕者神惟爾之無害無思超然於  
死生

周卷庵生壙銘

此卷菴自卜壽藏而婺源鄭東山所阡也地名某  
在某原初卷菴元配劉孺人早世浮屠三十餘年  
康熙乙酉始移葬茲山卷菴及其繼配徐孺人各  
存壙於其左右卷菴姓周氏名之祚字永錫行十  
考諱某生幾子卷菴其長年十八隸宣城縣庠爲

博士弟子員越十五年而餼學官又三十年以明  
經領歲薦鍵戶讀書所居闐闐若山谷惟教授生  
徒訓諸孫是務晚更好形家言既卜葬其先人於  
姑山之麓復自營茲坵是年二月卷菴七十徐孺  
人六十有八並康強善飯迺豫爲藏屬余銘之可  
謂通矣銘曰

古爲徒塵莫櫻經旣明貢大廷豫佳城達死生宜  
蒸嘗百世芬

葛仙公贊

有序

文脊山直郡南綿亘數百里而居其最中中央者  
柏規山也柏規山深處爲仙人臺一舉拔地起臺  
居峯顛正方而平如碁局四面陡絕不可得上他  
峯遙望庶幾見之相傳峯腰舊有古樹可緣以登  
有葛仙公者曾以采樵至其上見兩人對弈試觀  
之饑弈者食以棗一枚及還視所置斧則已長合  
樹中亟歸家子孫皆不能識遂復入山不知所終  
蓋或以爲仙去云梅勿菴曰自宋以來余家祖墓  
多在柏規距仙公所居數里至今其後裔安土順

則渾渾然葛天氏之遺民其餘庶蓋遠矣因爲之  
贊

贊曰猗葛公居仙村謝萬塵契至真感異人火棗  
吞迴遙興乘白雲臺嶙峋至今存竚笙鶴賁家園  
似丁威羽翩翩武夷君錦綬陳垂至言還樸醇

觀行堂箴

有序

蔡子璣先築室於其先人舊廬之南而名其堂觀  
行寧都魏叔子記之南豐甘健齋爲之說番禺  
歌之以詩無錫張秋紹作賦賦焉蔡子曰惟

諸子之言益我至矣雖然願有箴也以屬余余不獲辭箴曰

君子制行惟基之厚亦如作室期於克久是故仁者必念其先臨淵履水庶幾象賢爾蔡世德難更僕數近逮耳目自曾王父厥德伊何直厚匪薄拯阨釋爭每捐己橐爲善於陰不欲人知如彼飲醇既醉而思里有闕牆公爲償金屏語跼請各動以誠兄弟咸感翻然深悔久益自悟終敦友愛惟公長者尤敬詩書道遇縫掖必拱而趨惟德天眷子

孫逢吉積石之蘊長河斯溢以茲篤生乃祖二白義抗權闖智擒妖賊贊畫薊遼出守於雲鋤猾折璫直聲錚錚乃父抑菴亦起甲第文高紙貴爭傳弘製性恥巧宦遠謝奧援不辭邊邑西宰甘泉甘民子遺鋒鏑之餘抗陳兩臺浮糧用除仍有積逋鬻產爲代身當疲驛虎吏斂退流移既復溝瘠更生報最得擢善後經營入爲郎署遂典名郡分巡通薊皆成美政晚節歸休頌容杯罍視膳多暇寄情風雅乃祖乃父皆爾親炙實本爾曾德音其猶

爾欲觀行其則不遠立身揚名孝德無忝觀爾之  
行在爾子孫宜兄宜弟以作之型愛其親者於人  
無忤敬其親者於人無侮尚善所推強恕而行須  
留渾厚勿恃惺惺和氣致祥乖則召戾恂恂怡怡  
溫恭是貴帝德克讓鬼神福謙毋以賢智爲天下  
先出好與戎亦云自口尚慎旃哉如瓶敬守言人  
之過當如後患尚慎旃哉隱惡揚善聽人之言必  
觀其行見人之行必觀其心論篤行浮色仁心鄙  
乃如之人不足觀矣觀人旣爾觀我亦然願以此

心時時反觀行固有本觀亦有法格物取友斯能  
省察相彼止水須眉畢照心平氣靜乃觀之道爾  
觀旣止爾行必盡並懋知行克念作聖觀清行止  
立身之寶裕後承先富貴壽考梅子作箴以代禱  
頌願寘堂庶奕葉斯誦不文之言與堂共傳登斯  
堂者尚省觀焉

終

